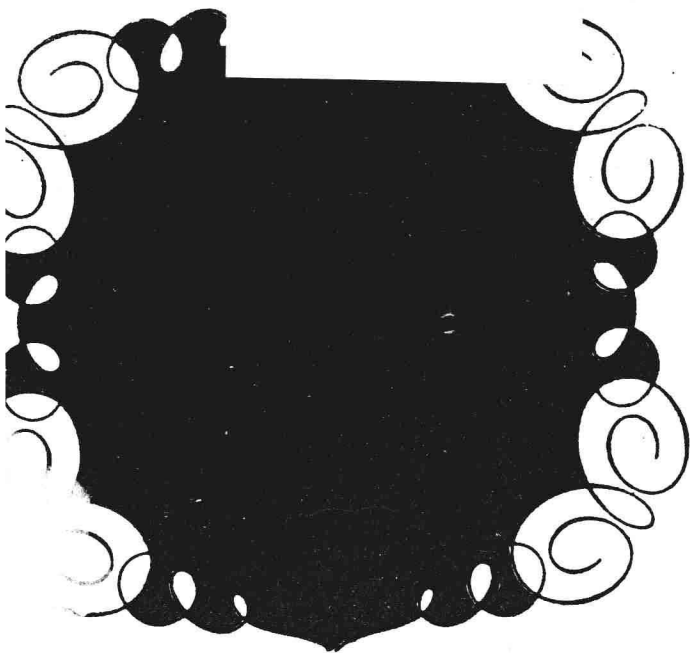


情回初恋



湖北辞书出版社

目 录

情同初恋.....	(1)
真纯依旧	(59)
城市爱情.....	(115)
星星派对.....	(217)



情同初恋





小巷的出口是最普通不过的街景，却也像一幅流动的画，行人、车辆，在黄昏中走着、跑着，或者呼啸而过，扬起纷纷的尘土。会有片刻，画面突然变成了静物，那是一成不变的街道、商店的玻璃门，和半个公共汽车站牌。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冷云边走边默默地对自己说。她没有回头，但是背上已经有了两个灼热的点，烧得她步子都有些凌乱了，那是他的目光，她能够感觉到他的注视。

她害怕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那是刹那间的永恒，叫她今后如何去淡忘它呢？

离巷口越来越近，她的步子也越来越慢。九岁的儿子小行在巷口叉腰站着，一点不急地等她，好像还

很懂事似的不往后看，他的轮廓和神态都酷似他的父亲龙大祺。

于是，细长的巷子变成了天平的杠杆，一头是她的家庭，那在常人眼里就是无可变更的砝码吧？而另一头只有一双深沉的眼睛。

冷云依旧绷着，她用手按了按太阳穴，告诫自己，再走几步吧，再走几步，就进入生活的画面，就汇入生活流……她是省第二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还有好多事等着她去做呢，怎么自己倒在这儿演起电视剧来了？！

然而，身后的目光无论如何是她难以抵挡的。是的，她可以就这样走出巷口，她什么都不会缺少，什么都不会失去，但她知道她那颗心会在瞬间衰老，以至于肩不负重……她知道她人生中最需要的是什

么。

她慢慢地转过身去，仿佛怕惊动了他。果然，岳毅凡仍旧站在他家院子的门口，遥遥地注视着她。天色太暗了，她已经看不清他的脸，只有那熟悉的身影和他身后挣扎着的黄昏中最后一缕日光是真实、可信的。

同样的一个转身，同样的一个眼神，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忍受和对峙。

那一次是在站台上分手。

本来，他俩在同一个设计院工作，但因为不在一

个办公室，交道甚少，有时见面打招呼都省了。

半年前，他们被派到另一个城市去搞度假村的设计，住在招待所里，几乎是朝夕相处。这种互相了解非常彻底，结果两个都挺固执的人居然都接受了对方，他们合作得默契而且愉快。

当然也吵架，尤其是在设计方面，谁也说服不了谁。

争论得最凶的一次是在度假村中央设立音乐喷泉的问题，岳毅凡觉得冷云的想法过于浪漫，至少是考虑不周。他说，“你再看看我们设计的影壁、拱门、回廊、假山，整个度假村的风格是古朴淡雅的，突然来一座音乐喷泉，规模还不能太小器……”

冷云抢着说：“中西合璧未必不是一种风格。广东有些侨乡，明明是乡下，到处可见一幢幢西班牙式或日本式的小洋楼，但是具体到室内的布局，包括博古壁橱，又是书香门第式的了，这你又怎么解释？”

“那是侨乡流行的一种时尚、风气，不见得放之四海而皆准。”岳毅凡说，然后在房间里踱步，“再说，南方多渔村，水源充足，这里又不同，压力不够，音乐喷泉变成了养鱼池子了。”

冷云思忖片刻，还是用两只手竖起两根筷子，“我们的大门设计是一座大型玻璃瓦的牌楼，入内也应有一座气派的建筑物相对应，否则，不是另一种不统一？！”

岳毅凡不吭气了，托着下巴颏沉吟。

两个人争来争去，不知不觉把晚饭都给耽搁了，便一起泡方便面。生活上能将就，他们都是一致的，主要是怕麻烦。

冷云说：“岳毅凡，自从你告诉我有三毛五一包的方便面，我就再也不买二毛八那种的了，还是三毛五的好吃……”

岳毅凡仍然在翻资料，头都没抬，“开玩笑，人家这个突破得过重大科技奖呢！”

“真不错，我最讨厌吃面包、饼干什么的……”

“我也是……你的钱怎么到处乱放，书里、资料里夹得到处都是？”

冷云说：“我丢过两个钱包，这样好，什么时候找钱都能找得到，再也不丢钱包了。”她一面得意洋洋地说着，一面把泡好的方便面递给岳毅凡。

冷云吃面，咯吱咯吱地嚼着榨菜。岳毅凡笑。

“你笑什么？”

隔了一会儿岳毅凡才说，“呆会儿我陪你去剪剪头吧，头发太长了……”

冷云鼓着嘴说：“好吧，到不排队的地方，多贵都没问题。”

岳毅凡说：“那也不能吃三毛五的面条，剪三十五块的头呵！”

“需要的话，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最后是岳毅凡向招待所的服务员借了剪子，给冷云剪头，冷云围着床单，老老实实地坐着，“你怎么这么多才多艺？”

“玉凤出去不方便，我就学会了给女同志剪发。”

冷云不吭声了。全院的人都知道岳毅凡的老婆刘玉凤刘工程师一次在施工现场被砸伤，以致于下肢瘫痪，已多年在家中吃劳保。

对于家里的事，岳毅凡从来一字不提，谁也不知道他生活的担子到底有多重。

岳毅凡没有想到，冷云的头发会这样柔软。他一直以为，像冷云这样不讲究的女同志，头发一定是又粗又硬像钢针一般，其实一打理，漆黑，松顺，而且有光泽。她的脖颈很白，是极细的那种质感，只不过罩在劳动布的工装领里……他觉得再想下去简直可耻。

没剪几剪子，冷云就后悔了，她不该答应叫岳毅凡给她剪发，这样虽说省事，但是没想到她会突然变得不自在起来。岳毅凡的手法很轻，好像很小心似的，怕碰坏了她……龙大祺可不是这样，一切都是粗线条的，他倒是从不叫冷云在厨房干活，可把她推出厨房时，因为手重把她的背脊都弄疼了，令她哭笑不得。这些想法一冒出来，冷云几乎吃了一惊，她怎么能拿岳毅凡跟自己的丈夫比呢？这种莫名其妙的联想，使她内心好一阵不安。

但愿脖子不要也跟着红起来。

结果那次最凶的业务争吵，却有着一个如此温馨的结尾。事后，两个人都在努力回避着什么，又都清楚地感到内心里似乎萌动着一点什么……

出差在外本来有诸多的不方便，却无意中完全被他们战胜了，克服了，工作和生活都相当充实。

第一期工程完了，他们必须返回。拿到火车票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些怅然若失。

晚饭后，岳毅凡说：“去街上走走吧，你不是还要给孩子买点东西吗？”

冷云说对对对，然后两个人去百货商店。

在鞋帽柜，冷云用手量一只男童皮鞋的鞋底。

“你儿子穿几码的鞋？”

“不知道。”

“大概多少公分？”

“不知道。”

“那你量什么？跟真的似的。”

“我感觉一下嘛！”

岳毅凡说：“多少码就是多少码，这还能凭感觉吗？几岁？九岁吧？”他转向售货员，“同志，请问九岁的小孩穿这双鞋行吗？”

售货员挂着脸，“那还得看个高个矮呢，要是穆铁柱，九岁就穿四0的鞋了。”

两个人互望一眼，无言以对。

售货员拿过冷云手里的鞋，“你们两口子也是，连孩子穿多大码的鞋都不知道！”

这回是大窘，两个人谁都不看谁。冷云买了大一号的男童鞋，手忙脚乱地交钱。

晚上，在招待所的阳台，他们坐至深夜，也没有太多的话。冷云望着星空，像是自语：“到过的地方太多了，还从来没留恋过哪里呢……”

岳毅凡没有说话，只是两眼空洞地望着这个对他们来说还很陌生的城市，夜景无外乎是灯，或明或暗。他们从来到走，只是埋在成卷的图纸里，现在发现了与对方在一起工作很愉快，以致于陌生的城市都变得可爱和美丽了，人，却是要离去了。

那是一种什么感情他也说不清，只觉得久违了。以往，他生活的空档被各种极其具体的事情塞得满满的。过去也没少出差，的确是这一次没有了疲惫感。

见岳毅凡不说话，冷云自嘲地拢了拢头发，“你看我，说话像个女诗人……”

“不，我也有同感。”岳毅凡的语气很肯定。

冷云一怔，倒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结果，又默默地坐了好一阵。

因着一种单纯的留恋，感觉中，连火车都变成了火箭，离自己所居住的城市越来越近，他们逐渐找到了自己原先的规定角色。小行的妈妈，大祺的爱人，

玉凤的丈夫，工程师，三八红旗手，党小组长等等等等，一切所谓的和谐、愉快都留在了那个城市的招待所里。汇报完，他们将回到各自的办公室，再碰面的机会都不会太多。

火车还没有停稳，冷云看见了正四处张望的龙大祺和小行，父子两人指指点点的。

她不解，“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我给他们发了电报。”

他平静地说，他就是一个这么周到的人，习惯了处处为别人着想。冷云甚至想，他的缺点是他太会克制。

分手十分简捷。冷云一家和岳毅凡是相反的方向出站。马上就要进入地下通道时，冷云忍不住还是回头望了一眼，岳毅凡正孑然一身地立在一根圆柱边上，点燃了一支烟。她驻步。

这一个苍凉的举动令她久久难忘，她甚至不忍心让他发现。当然，她更不会冲过去，抓住他的手什么的，人们总以为安慰就是过分的关心和恰到好处的打岔，不对，关切有时是不问，是什么都不要说。

她也是像今天这样，终于疾转身，匆匆地走了。

小巷里失去了她的身影，顿时显得空荡荡的。

岳毅凡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门口，像一尊雕塑。他住大杂院是因为玉凤要坐轮椅，楼房上上下下的

不方便。

冷云走了，她是对的。如果她最终还是冲到他的面前他会怎么样呢？他不知道。很可能他会紧紧地拥抱她，尽管这是在大杂院的门口。

他现在并不急于想清什么，感情上的事是能够自我解说的吗？！只是想到她，内心里会有一片灿烂。

他回到家里，玉凤住在医院，小保姆莲莲陪伴着她。家里相当的冷清。

可是刚才这间屋里，还有冷云的说话声和笑声，现在却只有她的气息了。小行一出现在门口，她先是愣住了，然后走上去摸摸孩子的头。

孩子能维系感情，维系家庭，这是客观的。

风，把他的设计图草稿纸吹落在地上，他没有弯腰去捡。多少个傍晚，他的家里就是这样的清冷，他坐在藤椅上，一点一点感觉到无边的寂寞向他袭来。

他永远也忘不了出差回来后的那个傍晚，他看书看得晚饭都忘了吃，直到书上的字变得模糊一片，他才意识到天都黑了。

隔壁的一家在开派对，音乐声和笑声时起时落。

一个老头背着手进屋来抄电表，“连灯也不开，岳工你真够省的。”他急忙打开灯。

一个老太太来抄水表，看着他家的空床，以及堆满了书、资料、图纸的桌子，眼圈发红嘴角下撇地对他说，“岳工，你德性好……”

他们总算都走了，他边找吃的边期待着什么，心里又在嘲弄着自己的奢望。

可就在这一刻他听到了他期待已久的声音——“岳毅凡！”“在在在”他一连串地答应着，拉开房门欣喜地大叫一声：“冷云！”

他真相信这个世界有神灵存在，要不她怎么会遥遥地赶来，就呼应了他？

冷云还是一身工装，与她出差在外时一样，她拿着一卷图纸，兴奋地在手心里敲了一下，“岳工，我今天下午的设想完全是突破性的！”

不等进屋，冷云已经展开了图纸，“既然你不同意在度假村搞什么音乐喷泉，我觉得你提的园林化设计也不怎么理想。我想在这个位置上盖一座玻璃采光厅，里面分别是茶室、酒吧和娱乐中心，又美观又实用。”

“你能不能先进来坐下？”岳毅凡接过图纸。

冷云走进来指着图纸，“屋顶采用三倍重复的平面马鞍形，别具特色，一定能给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这，这，装饰方面也力求出新……”

岳毅凡仔细看着图纸，“那几棵还没长成的树不要急着砍，不搞庭园式设计，能不能巧妙地躲过去？”

“两种情况我都想了，要不就干脆砍，别那么婆婆妈妈的，整体设计会显得完整；要不就得进入设计，我怕一躲会化整为零，倒显得小器了。”

“我的意思当然是进入设计，偌大一个玻璃采光厅，你也不能不考虑一下室内的植被情况，与其一个劲地往里搬橡皮树、散尾葵，自然的、非盆栽的树可能给人的感觉更好……”

冷云不语，凝神沉思。

岳毅凡合上图纸，笑望着冷云，“我知道你是在哪儿受的启发，西德‘舒克’国际建筑有限公司的设计……”

“对！你怎么知道的？！”冷云如遇知音，颇惊喜。

“我跟你一块吃了半年多的方便面，还能不知道你的审美倾向？”

提起初次的合作，冷云是别有一番情致涌上心头，然而此刻，她并不想去扩展那隐隐的怅惘。像那回在招待所的阳台上，在火车站的站台分手之际，不是忍一忍，一切都过去了？

她笑笑，“我正想好好跟你谈谈‘舒克’的设计……”

岳毅凡却一反常态地打断她，“今晚咱们能不能谈点别的话题，冷云？”

“别的……星火计划？破产法？……”

岳毅凡大笑，拉着冷云往外走，“咱们也去感受一下周末是怎么回事！”

结果两个人去了“白云之夜”跳华尔兹，还破天荒是岳毅凡提议的。他卷着袖子说：“豁出去了！”

冷云说：“你干吗？咱们又不是进去摔跤。”

音乐优雅，灯光清澈。两个人都好久没有轻松过了，所以十分投入。

以岳毅凡的角度俯视冷云，此刻她非常温柔、美丽。她脱去工装，里面是一件紧身的黑色羊毛衫，小圆领。她全身无饰物，不染铅华的脸庞显得格外白净。在一大堆浓装重彩的华丽装束中间，这种朴素倒显得刻意了。

居然有人注意她。

冷云悄声说：“刚才在你家喝茶，茶叶是不是沾在我的门牙上了？”

“没有哇……”

“那他们为什么看我？”

“因为你美。”

冷云大笑，“简直讽刺，我就差‘恕不接待’了！”

她的美就在于她对自己的美浑然不觉，永远是那么自然，随意，不带一点修饰和造作，偶尔一露，便胜却人间无数。

她的美又是那么不容易发现，岳毅凡随着旋律，随着舞步继续想下去。他们曾在一个大楼里上班，他觉得她非常普通，一旦拉近距离，情景就完全变了。

舞曲停了，两个人热气腾腾地出了舞场。

岳毅凡余兴未消，建议去沿江大道散散步。

冷云说：“岳工，你今天好像换了一个人。”